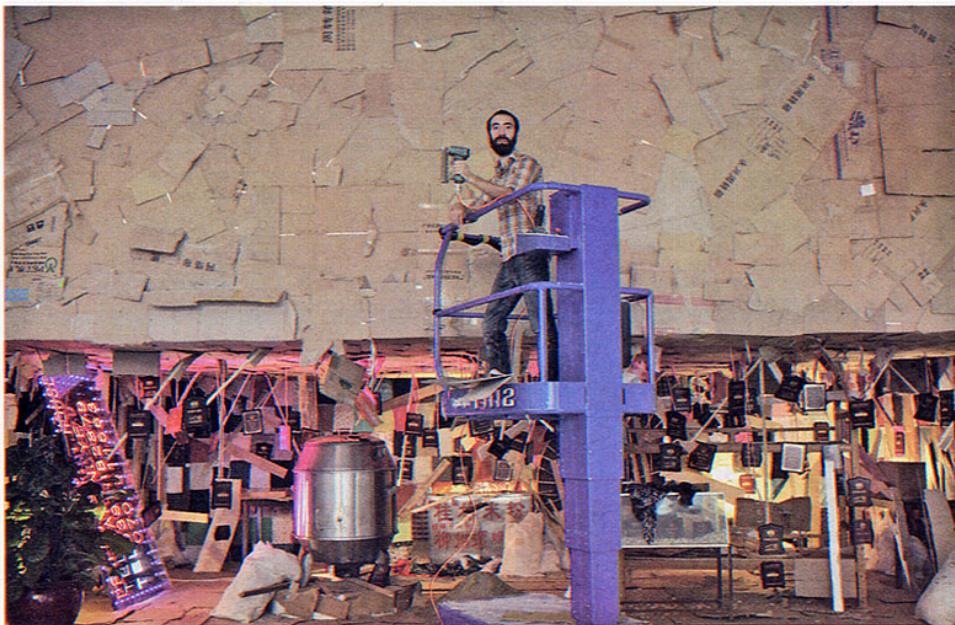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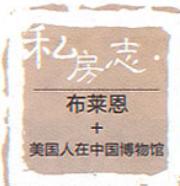


# 布莱恩筑起的“美国人在华博物馆”

■ 新快报记者 陈燃莹/文 孟祝斌/图



从大洋彼岸空降羊城，美国艺术家布莱恩花了近两周的时间，穿街走巷采购来若干“中国制造”的廉价日常用品，筑起一间他心目中的“美国人在中国博物馆”。

这里不是他的家，也不是他的工作室。然而，眼前近百平方米的空间装置，却是一个向大众对日常品的认知习惯发起挑战的别样“私房”，折射出艺术家自身对现实生存状态的怀疑和批判，以及对多元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审视与反思。离展览开幕还有两天时间，前往探营的记者率先为读者揭开布莱恩这一仿若黑色幽默般的作品的神秘面纱。

## 布莱恩·扎尼斯勒档案

年龄:	1979年生
职业:	艺术家
爱好:	垂钓、航海
私房地址:	白云大道北黄边北路 广东时代美术馆

▲ 留着大胡子的布莱恩正在升降台上埋头作业，事事亲力亲为的他并不认同不少中国艺术家过分依赖助手的创作方式，“很多细节之间的联系都直接影响到作品信息传递，这需要艺术家本人在创作过程中与之发生关系。”

## ● 布莱恩自述

对每一件构建装置的描述是不断变化的，并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包括小孩的卧室、杂乱的地下室及小镇里的博物馆，并从中传递出我所关注的老龄化、男性气质、父权家庭、弗洛伊德心理学和美洲文化等问题。



▲ 原本要运往非洲的霓虹灯广告牌，也被布莱恩在广州逛淘街时据为己有，它的出现叫人感到突兀、莫名其妙，而这也是布莱恩作品的一大特色。



## 一次换位思考， 日常品也登大雅之堂

因为一个名为“换位思考——在中国的美国制造”中美文化交流展，布莱恩·扎尼斯勒和另外四名美国新锐艺术家来到了广州。在策展人沈瑞菊提出以“中国制造”廉价日常品作为连接美国艺术家和中国观众、中国艺术家的纽带的前提下，布莱恩一如既往地希望把一个融合居家环境及犹如博物馆奇珍收藏室的空间呈现在中国观众眼前。

两个星期过后，记者在时代美术馆的展厅里看到了布莱恩把广州各色日常品批发市场跑了个遍的成果。用多达200斤生活纸箱铺设的地板和天花板，300多块面料裁切拼贴而成的墙身，偌大的空间里还堆满了霓虹灯箱、奖牌、景观植物、快餐车、广式烧腊烤箱、双层床、建筑用沙等形形色色

的日常品和生活垃圾……与其说是一个“博物馆”，倒不如说是流浪汉的庇护所更为形象。“这里的每一样物件都曾在特定语境中扮演着固有的角色，当它们被挪移组合到同一个空间里，不仅既有的身份与意义被剥离，更是给观者带来一种矛盾、讽刺、奇异的视觉效果和心理暗示。”布莱恩告诉记者，自己一直试图去建立被模糊化的空间话语，那是介于作为公共领域的博物馆和作为私密空间的起居室两种概念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两年前我的一个录像作品中，就曾让父亲穿上制服扮演博物馆里艺术品导览员的角色，随后他还把这一导览工作延续到自己家，对房子的每一件日常品进行详尽的讲解导览。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关系，恰恰也与本次展览的主题——‘换位’相呼应。”



## 一种空间定义， 挑战公众的认知习惯

与我们今天见到的博物馆不同，四千多年前，“博物馆”的出现，最初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为了保藏自己的珍品奇物。在适应社会发展的漫长历程中，逐渐发展成为公共领域的博物馆还不断演变成一个多职能的文化复合体，然而，选择去颠覆这一固有空间话语的布莱恩，无疑是在挑战公众的认知习惯。当记者提及眼前的作品也許会让大多数中国观众产生“这也是艺术吗？”的质疑，布莱恩坦言，没有任何一件艺术品能满足所有观众，如果大家喜欢他固然高兴，不接受的话也不在乎，“如果中国观众真的存在这样的看法，很遗憾，那只能说明大家看待艺术的观点太保守，甚至有点过时了。事实上从我到广州的那一刻起到作品出炉的全过程，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品不可分割的

部分，它与架上绘画、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只是手法上存在区别，其本质是一样的。在美国，没有观众会质疑这是伪艺术。”

布莱恩告诉记者，自己对于空间里最满意的一个细节，就是无序悬吊在半空中的220块企业奖牌，上面被他蓄意涂鸦上“不是一个男人”、“他从土中来”等看似胡言乱语的口号。“这些符号化的语言不仅与我此前在美国的作品有关联，还将与开幕当天在空间里的行为作品有着密切联系。”随即，他像孩子一般凑上来兴奋地“刷漆”了一番，原来，爱上了烧鸭这一地道广州美食的布莱恩，从市场淘来了一个硕大的广式烧腊烤箱，16日开幕当天，他计划要切身体会一次“出炉烤鸭”的角色，并以此来自嘲和调侃很多中国人常常不经意挂在嘴边的“鬼佬”一词。